



无法删除

的冬天

□叶国宏

在学校改完期末考试卷出来,已经是黄昏时分。此刻西北风正扫过校门口,一刀一刀割得人耳鬓撕裂般生疼,我瑟缩着准备叫辆车回去。

虽是结束了考试,毕业班的同学却照例要学习到正式放寒假前。现在恰是放学的时候,他们三三两两出来,互相轻快愉快地道别,然后各自钻入父母的汽车里。旋即,接到孩子的车子拖出一股烟气,向左一拐,转瞬消失在渐沉的暮色里。

回过头来,看见一位女学生,背着书包,雀跃着小跑到不远处一个中年男子面前。男子边上,停着辆头里套着深灰色挡风棉被的电瓶车。他们料是对父女,我想。

那男子见女孩儿到了跟前,很快伸出手来,帮她把校服的衣领翻竖起来,拉链则顶格推到鼻底下,这样,她就好像被裹在里面了。父亲拍拍女儿的后背,女孩儿扬着笑脸,和父亲作了一个浅浅的拥抱,转身就坐到了电瓶车后座上。父亲也上车,女儿则把右耳和身体都贴在他宽大的衣服后面,两个人就这样迎着朔风,向前驶去。

我一时忘了寒冷,暖暖地发了阵呆。

从教那么多年,见了无数次家长接孩子的情形,都不曾目睹过这样让人念念不忘的景象。独有这幕,一瞥之下,竟然成了长久的记忆。

没过几天下起了小雪,过了一夜,远山和屋顶全白了,偏静点的马路也积了薄薄的一层。清晨,我打车到学校去,这时候,路上人流还很稀少。

车过范江岸路,司机慢慢把车停下了,我有些诧异,前面离红灯还远,为什么要停车?难道是为了捎带其他的客人?

我望向窗外,没有发现疑似的搭车者。

司机把我座位右边的窗摇了下来,然后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、裹了油条的粢饭团,示意我递到窗外去。我转头再向窗外,这才发现有位穿保洁服的中年妇女,用连衣帽包着头,握着一把长柄竹丝扫帚,正向车窗里张望。

我把饭团交给她,她摘掉一只棉手套来接了去,脸上浮现的笑意在呼出的气雾中若隐若现。

忘了司机说过什么话,只记得他很快摇上车窗,继续我们的行程。

前面,积了小雪的路面已经被扫出一片湿漉漉的洁净,带着泥泞的暗黄雪浆则在道两边的积雪层上溅泼出让人浮想的画面。

他们是夫妻?他们有约定么,还是萍水相逢,那司机有念忽起,赠以一团感激、敬意或温情?我想不明白,也没有多问,只是觉得这个凝寒飞雪的冬天,有些不期而来的暖意在心里翻涌,有如许感动,值得我收藏。

说到收藏,我忽然想到最近在闲暇的空隙里常做的事,就是把微信上估计不会再联系的人、不会再翻阅的公众号删除或取关。

我们的内心,需要“时时勤拂拭,勿使惹尘埃”。

但那年冬天偶历的细小情景,就像你终身喜欢的几句诗,注定无法删除。它已潜入你的血管,化为你的体肤,变成你看待世界的温煦目光。

是对生命的另一种阐释吧。

自从到了南方,冬天里不再寒冷,办公室空调打到最适宜的温度,我可以不用再顾及寒冷的侵扰,安静做事情。就像一只倦怠的蝴蝶卷起翅膀,过起无风无雨美满的生活。然而我明白,所有的一切都是曾经不辍地努力得来的,生命生来就没有给过任何人懈怠的理由,我们必须保持清醒,保持前行的信念,并且为之不懈努力。这或许就是生命生生不息的意义吧。

那年我回到了北方过年,发现路旁多了许多冬青树,人们还栽了许多不落叶的绿植。北方的冬天突然也显得不那么萧索,人们忙忙碌碌,不似久远回忆的那样,冬日也不再是“闲冬”了。一切都在变,没变的只是我记忆中的那些冬天。

我还是很怀念那个西北风呼啸的冬天,天寒地冻,它激励我不断地努力争取、不断改变,它给了我不屈不挠坚强的性格,让我一再自我要求一再提高目标,在前行的路上,虽有磕绊但也不曾轻言后退,努力坚持。我也喜欢南方的冬天,它让我感觉冬日的温和,冬日也会像春日一样的温暖。这种持久坚持后的获得,让我更觉得这是北方的冬日给予我的一个美好诺言,让我可以在努力后“受宠若惊”一回。

经过这么多年的冬日,也是见证我从那个天寒地冻、一无所有的年代,一步一步走到今日物质充裕的年代,这中间有我的努力,也有时代给予的机会。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努力,不负时光寄予,不负时代昭华。因为我知道,有的东西转瞬即逝,不管年华、机会还是时代,都没有什么会在原地等你。

格。不愿屈从于命运的摆布,经常在窗前冻得跳脚也不愿意回到相对温暖的教室,只为了保持头脑的绝对清醒。在冬日里冷飕飕的操场背书,在凌晨的灯下穿着大棉袄做题,我想我有北方人骨子里的不服输精神。在衣食贫瘠的年代里,我没有输给寒冬腊月,因为有追求、有信念,在那些冬日里过得火火热热,活得格外饱满。

每当黑麻麻的黎明前,妈妈早起在灯下做针线,我就起来读书。窗外大雪纷飞,没膝大雪把整个世界变得银装素裹。冬日不再显得那么凌厉,树枝全部裹上毛茸茸的雪花,大地一片雪白,风似乎也不怎么吹了,整个世界美不胜收,那是北方冬日别样的温柔。我在想,北方人的爽朗豪迈似乎与气候息息相关,在那样寒冷气候里练就的人大约也会像气候一样,干练豁达,但也不乏内心的小温柔,主打的是一个不屈不挠。

后来上了大学,寝室里有了暖气,我的冬天不再是天寒地冻,手上的冻疮也没有再发作过。但是我还是会怀念冬日田野的阔达寒冷、冷风呼啸,它让我保持清醒,让我不忘根本。

大学毕业后,为了看到不一样的世界,我来到了南方。这里的冬天不再北风呼啸,再冷的天气里河水也不曾结冰,再冷的日子里也依然可以看见一种漂亮的白鸟在河水上方飞翔。绿绿的树木没有落掉树叶,虽然不再绿意盎然,但依然给人一种蓄势待发的感觉。南方的冬日,带着许多温柔,藏着不少气势,在温柔里蓄积着生命的勃发。这又

冬日寄语

□张亚亚

一场冷空气,从北到南,拉开了冬日的帷幕。于是北方突然飘起雪花,南方突然也从秋高气爽变成了阴雨连绵,且气温骤降,羽绒服都出来了。冬天说来就来,没有一个商量循序的过程。

站在依然浓绿但失了生机的公园里,看到晨起的人们在公园中打拳、跑步,不觉感慨,这冬日的景致竟然也欣赏了四十八年。年年相似年年又有不同,仔细想来,这一路走来,都是往好的方向走着,不觉格外愉悦。

小时候的冬日,在天寒地冻的北方。早上起来水缸的水都冻住了,毛巾想拿来擦把脸,发现夜里被冰塑了型,成了一块镶嵌小冰粒子的硬布,所以一早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破冰烧水洗漱。那时候冷啊,手都生起了冻疮,也没什么好的衣服,整个冬天妈妈缝制的棉袄、棉裤便是别无选择的御寒衣物。如果有一件买来的棉衣,那便是非常开心的事。

北方的冬天,主打的是一个萧索:树光秃秃的,没有一片叶子,白杨树支楞着凌厉的枝杈直刺天空,麦苗上都起了霜花,白扑扑的被霜覆盖着。黄土地冻得像石头,冷硬得可以弹起人来。这样的天气,人们无工可打、无事可做,一个冬天蜷在家里,白菜萝卜是主打的菜。

一年又一年,我在北方的寒冬里成长,练就了执拗的性